六度集經卷第四　敢

吳康居國沙門康僧會譯

戒度無極經　此有十五章

戒度无極者厥則云何狂愚兇虐好
殘生命貪餘盜竊婬妷穢濁兩舌惡
罵妄言綺語嫉恚癡心危親戮聖謗
佛亂賢取宗廟物懷兇逆毀三尊如
斯元惡寧就脯割葅醢市朝終而不為
信佛三寶四恩普濟矣昔者菩薩為
清信士所處之國其王行真勸導臣
民令知三尊執戒奉齋者捐賦除役
黎庶巨細見王尚賢多偽善而潛行
邪王以佛戒觀察民操有外善內穢
違佛清化即權令而勑曰敢有奉佛
道者罪至棄市詠善之徒靡不釋真
恣心從其本邪菩薩年耆懷正真知
影之明聞令驚曰釋真從邪獲為帝
王壽齊二儀富貴无外六樂由心吾
終不為也雖一飡之命得覩三尊至
真之化吾欣奉之懷佁記籍万億之
卷身處天宮極天之壽而闇於三尊
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

不聞佛經吾不願也稟佛之言即有
戮死之患吾甘心焉經云衆生自投

三塗獲人道難處中國難六情完具
難生有道國難與菩薩親難覩經信
之難貫與解微難値高行沙門清心
供養難値佛受决難吾宿功著今覩
佛經獲奉三寶吾値無道葅醢之酷
湯火之戾終不釋正從彼妖蠱也王
命有司廉察違命者戮之市朝廉人
見菩薩志固不轉奉事三尊至意不
虧即執之以聞王曰戮之於市陰使
人尋聽察其云菩薩就死誡其子曰
乹坤始興有人之来衆生處世以六
情亂行甚於狂醉斟覩三尊導清明
化也尒幸知法愼無釋之夫捨佛法
之行而為鬼妖之僞者國喪必矣吾
寧捨身不去真也王令悖誤尒无從
焉廉者以聞王知行真即欣而請之
執手昇殿曰御真可謂佛弟子者矣
拜為國相委任治政捨佛清化之疇
者復其賦役於是國境莫尚為善佛
告諸沙門時國王者弥勒是也清信
士者吾身是也菩薩執志度无極行
持戒如是

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
有佛有法有比丘僧常三自歸每以
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
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
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嫡妻嫡妻得
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
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鴆煞
汝矣結氣而殞魂靈感化為四姓女
顏華絶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
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為夫人
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
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
之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几王不致之
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也人聞笑尒
夫人言相屬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
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
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
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弥遠一臣曰若
能致之帝釋令翔於茲矣四臣即召
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
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
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
里得山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在

也道邊作坑坑除尒鬚髮著沙門服於
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寸來師如
命行之象遊處先射象者法服持鉢
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
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賊吾軀命曰欲
得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
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
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
来善往菩薩之上行也正使沮骨髓
肉終不違斯行也修斯行者死輙上
天疾得滅度矣人即截牙象曰道士
當却行无令羣象尋足跡也象適人
去遠其痛難忍躄地大呼奄忽而死
即生天上羣象四来咸曰何人煞吾
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哀號師以牙
還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
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摧之吐血
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尒時象王者
我身是也大婦者求夷是獵者調達
是小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无
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為鸚鵡王常奉佛教歸命
三尊時當死死不犯十惡慈心教化

三尊時當死死不犯十惡慈心教化

六度為首尒時國王好食鸚䳇獵士
六度集經卷第四　第五丈　豈
覓索覩鸚䳇羣以網收之盡獲其衆
貢于太官宰夫收爲肥即烹之為肴
鸚䳇王深惟衆生擾擾赴獄喪身迴
流三界靡不由食告從者曰除貪捐
食體瘦小苦命可貸矣愚者饕餮心
無遠慮猶若慳子貪刀刃之甛蜜不
知有截舌之患吾今裁食尒等則焉
鸚䳇王曰瘦由其籠自勢踊得出立
籠上曰夫貪惡之大無欲善之景矣
重曰諸佛以貪為獄為網為毒為刃
尒等損食可如余焉菩薩自斯若為
凡人麤食供命弊衣蓋形以貪戒心
無日不存福為帝王輙以佛智觀國
之畧福高弥多其為難筭矣非常无
牢惟苦無樂夫有輙滅身為偽幻難
保猶窮難養若狼有眼觀焉靡不寒
慄菩薩世世以戒為行遂成如来无
所著至真道㝡正覺為天人師佛告
諸比丘時鸚䳇王者吾身是也人王
者調達是也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
戒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四　第六丈　豈

昔者菩薩為王太子名曰法慧內清

昔者菩薩為王太子名曰法慧內清
外淨常以履邪之禍自戒其心尊聖
孝親慈濟衆生太子朝覲輒須相國
進退如礼未甞失儀王之幸妾內懐
邪淫出援太子太子力爭而獲免焉
拍相首曰去矣其冠隕地相首无鬚
內妾笑之耻而懐忿妾向王泣曰妾
雖微賤猶是王妻太子不遜有欲干

妾王曰太子履操非佛志不念非佛
教不言非佛道不行八方歎德諸國
莫如其豈有非乎讒言緻數以惑王
心王曰骨肉相残謂之亂賊吾不為
也拜為邊王去國八千里曰尒鎮境
外則天行仁無残民命无奇貪困黎
庶尊老若親愛民若子慎修佛戒守
道以死世多奸偽齒印之教尒乃信
矣太子稽首泣涕曰不敢替尊誨即
就録土五戒十德慈化國民處位一
年遠民慕潤帰化雲集增户万餘以
狀上聞歎王德潤遠照使然王遠后
妃喜而歎之妾殊懐怨與相為奸謀
除太子伺王卧出以蠟抑印詐為書
尒有愓上之罪不忍面誅書到疾朊
眼童子付使還國使往至君羣臣僉曰

眼童子付使還國使徃至君羣臣僉曰

斯妖亂之使非自大王也太子曰大
王前齒今者信現愛身違親謂之大
逆矣即與羣臣相樂三日遍行國界
周窮濟乏以佛影摸慈心訓民募能
脫眼者賁蒭兒即爲出眼以付使者
函之馳還本土相國以付孌妾孌妾
懸著牀前罵曰不從吾欲鑿眼快乎
大王夢虵蜂螫太子目寤即哽噎曰
吾子將有異乎孌妾曰王存之至耶
有斯夢必無異也太子以琴樂索食
濟命展轉諸國至妃父王之國王有
妙琴呼而聽之其音咨嗟已先王之
德未爲孤兒無親之哀音其妃解音
哽噎曰吾君子窮哉王曰何謂妃具
陳之辭親曰斯自妾命女二其姓非
真也請翼從至孝之君子二親舉哀
妃將太子還其本國王聞有妙琴者
呼而作之形容憔悴惟識其聲王曰
汝是吾子法施者乎太子伏地哽噎
王后宮人舉國臣細莫不哀慟妃本
末陳之王曰嗚呼女人不仁猶粳飯
之糅毒佛教遠之不亦宜乎即收相
國及孌妾以棘笞之煬縢渧其創中

國及嬖妾以棘峇之煬腂滞其創中

嬀即裂之為坑生埋矣佛告諸比丘
太子宿命嘗賣白珠彼妾時為畐姓
女乘車行路相國時為御者呼賣珠
童曰視汝珠來持珠而不買淫視言
調童子恚曰不還吾珠而為淫視吾
鑿汝目女及御者俱曰棘峇腂滞裂
肉生埋汝可乎夫善惡已施禍福自
隨猶影之繫形惡熟罪成如響之應
聲為惡欲其无殃猶下種令不生矣
菩薩受佛淨戒寧脫眼而死不犯淫
生也尒時太子法施者我身是也相
國者調達是嬖妾者調達妻是也菩
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兄弟三人遭世枯旱黎民
相噉俱行索食以濟微命經歷山嶮
乏食有日兩兄各云以婦濟命可乎
大兄先煞其妻分為五分小弟仁惻
哀而不食中兄復煞弟殊哽噎兩兄欲
煞弟妻弟曰煞彼全己非佛仁道吾
不為也將妻入山採果自供處山歷
年山中有一跛人婦與私通謀煞其
胥詭曰妾義當勞養而君為之明日
翼從願俱歷峇曰山甚險阻尒無行

翼從顧俱歷苦曰山甚險阻尒無行

也三辭不從遂便俱行婦覩山高谷
深排胥落之水邊有神神接令安婦
喜得所還跛共居胥尋水行覩商人
焉本末自陳商人愍之載至豊國其
國王崩又無太子羣臣相讓適无立
者令梵志占行路之人有應相者立
之為王梵志覩菩薩即曰善哉斯有
道之君可為兆民天仁之覆矣羣僚
黎庶揮淚歎善莫不稱壽奉載入宮
授以帝位即以四等養民衆邪之術
都廢之矣授以五戒宣布十善率土
持戒於是天帝祐護其國鬼妖奔迸
毒氣消歇穀菓豊熟隣國化正仇憾
更親襁負雲集婦變其跛胥入國乞
匃陳昔將胥避世之難今来歸仁國
人臣細莫不雅琦僉曰賢婦可書矣
夫人曰可重賜也王即現婦問曰識
夫子不婦怖叩頭王為宮人本末陳
之執正臣曰斯可殺矣王曰諸佛以
仁為三界上寶吾寧殞軀命不去仁
道也夫人使人馳之出國掃其足迹
佛告鶖鷺子王者吾身是跛人者調
達是婦者好首是也菩薩執志度无

達是婦者好首是也菩薩執志度无

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時為凡夫博學佛經深解
罪福衆道醫術禽狩鳴啼靡不具照
覩世憒濁隱而不仕尊尚佛戒唯正
是從處貧窮困為商賃擔過水邊飯
輩烏衆噪商人心懼森然毛竪菩薩
笑之飯已即去還其本土顧其賃直
曰烏鳴尒笑將有以乎荅曰烏云彼
有白珠其價甚重汝煞取其珠吾欲
食其肉故笑之耳曰尒不煞為乎荅
曰夫不覩佛經者為滔天之惡而謂
之無殃斯為自欺矣吾覩無上正真
之典籍覩菩薩之清仁蜎飛蚑行蠕
動之類憂而不煞草芥非已有即不取
夫好煞者不仁好取者不清吾前世
為好取之緻今獲其殃處困陋之貧
為子賃客今又犯之種無量之罪非
佛弟子矣吾寧守道貧賤而死不為
無道富貴而生也貨主曰善哉唯佛
教真菩薩執志度无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處世貧困為商人賃入海
採利舩住不行商人巨細靡不恐懼
請禱神祇上下周極貧人唯三自歸

守戒不犯海

請禱神祇上下周極貧人惟三自歸

守戒不犯悔過自責日夜各三慈心
誓願十方衆生莫有恐怖如吾今日
也吾後得佛當度斯類矣乃至七日
舩不移邁海神訛與貨主夢曰汝棄
貧人吾與汝去貨主得夢愴然悼之
私竊言議貧人微察具照所以曰無
以吾一人之體喪衆命也貨主作箄
給其喉粮不著箄上惟箄遠之大魚
覆舩盡呑商人貧人隨風得岸還其
本土九族欣懌貧人以三自歸五戒
十善奉齋懺悔慈向衆生故得是福
貧人者我身是也菩薩執志度无極
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守戒隱居不慕時榮依陰
四姓爲其守墓若有喪葬輒展力助
喪主感焉以寶惠之所獲多少輒還
四姓四姓曰子展力致此寶胡爲相
還道士曰吾守君野彼葬君地大義
論之寶即君有也四姓歎曰善哉古
之賢者豈能踰子乎即擇青衣中有
賢行兼華色者給之爲妻分家財以
成其居道士曰進其行高其德尒時

貧道士者吾身是也妻者裘夷是菩
薩執志度无極行持戒如是

貧道士者吾身是也妻者裘夷是菩
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身為凡人歸命三尊守戒
不虧與舅俱行衒賣自濟之彼異國
舅先渡水止獨母家家有幼女女啓
母曰後有澡槃可從商人易白珠也
母順女意以示商人以刀刮視照其
真寶佯投地曰汙吾手矣即出進路
母子恥焉童子後至女重請珠母曰
前事之耻可為今戒也女曰觀此童
儒有仁人之相非前貪殘矣又以示之
童儒曰斯紫磨金也盡吾貨易之可
乎母曰諾童子曰白吾金錢千枚以
雇渡耶舅尋還曰令以少珠惠汝取
屬槃來母曰有良童子盡以名珠雇
吾金槃猶謝其賤矣尒不急去且加
尒杖舅至水邊蹋地呼曰還吾寶来
性急椎胷吐血而死甥還其金已覩
殯矣哽噎曰貪乃至於喪身乎菩薩
守信以獲寶調達貪欺以喪身童子
者吾身也舅者調達是菩薩執志度
無極行持戒如是

昔者菩薩無數刧時兄弟資貨求利
養親之于異國令弟以珠現其國王

養親之手異國今弟以珠現其國王

王覩弟顏華欣然可之以女許焉求
珠千萬弟還告兄追之王所王又
覩兄容貌堂堂言輙聖典雅相難齊
王重嘉焉轉女許之女情姝豫兄心
存曰壻伯即父叔妻即子斯有父子
之親豈有嫁娶之道乎斯王處人君
之尊而為禽獸之行即引弟退女登
臺望曰吾為魅蠱食兄肝可乎展轉
生死兄為獼猴女與弟俱為鼈鼈妻
有疾思食獼猴肝雄行求焉覩獼猴
下飲鼈曰尒甞覩樂乎荅曰未也曰
吾舍有妙樂尒欲觀乎曰然鼈曰尒
昇吾背將尒觀矣昇背隨焉半谿鼈
曰吾妻思食尒肝水中何樂之有乎
獼猴心恧然曰夫戒守善之常也權
濟難之大矣曰尒不早云吾以肝懸
彼樹上鼈信而還獼猴上岸曰死鼈
虫豈有腹中肝而當懸樹者乎佛告
諸比丘兄者即吾身是也常執貞淨
終不犯淫亂畢宿餘殃墮獼猴中弟
及王女俱受鼈身雄者調達是雌者
調達妻是菩薩執志度無極行持戒
如是

如是

昔者菩薩乘船渡海採寶濟乏海邊
有城號國備有華女臨渚要其輩曰
斯國豊沃珎寶恣求可屈入城觀民
有無商人信從鬼魅獻惑遂留與居
積年有五菩薩感思二親本土出城
登山四顧遠望覩一鐵城中有丈夫
首戴天冠儼然恭坐謂菩薩曰尒等
惑乎以鬽魅爲妻捐尒二親九族之
厚爲鬼所吞豈不惑哉尒等無寐察
其眞喭矣方有神馬翔茲濟衆可附
旋居全尒身命若戀蠱妻死入斯城
衆毒普加悔將無救菩薩承命訖寐
察之覩眞如云厥心懼焉明日寤相
告等人僉然各伺覩妻變爲狐體覺
爭食人靡不撫然曰吾等死矣相驚
備豫懈即喪矣馬王臻曰孰有離居
心懷所親疾來赴茲吾將濟尒商人
喜曰斯必天也群馳歸命妻即抱子
尋跡哀慟其辭曰悲呼皇天爲妻累
載今以爲鬼哀聲傷情辭詣王所厥
云如上今者偟偟無由自恃惟願大
王哀理妾情王召菩薩問其所由即
以所覩本末陳之王覩色美疾遣胥

以所都本末陳之王覩色美疾遣胥

去內之後宮為甚淫荒國正紛亂鬼
化為狐日行食人為害茲甚王不覺
矣後各命終生死輪轉菩薩積德遂
得為佛狐鬼魂靈化生梵志家有絕
妙之色佛時於作法縣求食食畢出
城坐樹下梵志覩佛相好容色紫金
項有日光若星中月覩佛若此其喜
無量歸白兒母吾女獲壻其為世雄
疾以名服具世諸好梵志家室携女
貢之道覩足跡妻曰斯無欲之神雄
豈以淫邪亂其志乎父曰吾女國之
上華胡高德而不迴耶妻即頌其義曰
婬者曳足行　多恚鍛指步　愚者足築地
斯跡天人尊
無自辱也父曰爾薄智也戾而行矣
以女獻焉世尊告曰第六魔天獻吾
三女變為寠鬼今爾屎囊又來何為
梵志恚然妻重恥之時有除饉進稽
首曰願以惠余世尊戒曰爾昔為王
女時為鬼以色誑爾吞盡爾民爾不
厭乎除饉恥焉退禪獲定得溝港道
佛告鶖鷺子菩薩自受城中人戒已
旋家歸命三尊自誓辭去時當死死

不復死如來嗟歎三[illegible]

族家歸命三尊自誓辭去時當死死
不復犯如来應儀正真覺清淨重戒
積戒弘多佛道遂成尒時長者吾身
是也王者今比丘是鬼者梵志女是
城中天人者鶖鷺子是菩薩執志度
無極行持戒如是

太子墓魄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聞物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佛告諸沙門往昔有國名
波羅柰王有太子名曰墓魄生有无
窮之明過去現在未来衆事其智无
疑端正暉光猶星中月王唯有一子
國無不愛而年十三閉口不言有若
瘖人王后憂鳴呼諸梵志問其所由
對曰斯為不祥也端正不言何益大
王後宮無嗣豈非彼害哉法宜生埋
之必有貴嗣王即惡然入與后議后
逮宮人靡不哀慟嘵曰奈何太子祿
薄生獲斯殃哀者塞路猶有大喪具
著寶服以付喪夫喪夫奪其名服都
共為塚墓魄惟曰王逮國人信吾真
瘖即默錣衣入水淨浴以香塗身具
著寶服臨壙呼曰尒等胡為巻曰太
子瘖聾為國無益王命生埋莫生賢

子瘖聾爲國無益王命生埋莫生賢
嗣曰吾即墓䰟矣喪夫覩車霍然空

虛觀其形容曜曜有光草野遐迹猶
日之明聖靈巨勢神動靈祇喪夫巨
細靡不懾驚雨雨相覩顏貌黃青言
成丈章靡不畏焉仰天而曰太子靈
德乃之于斯即叩頭陳曰願旋寧王
令衆不嗟太子曰尒疾啓王云吾能
言人即馳聞王后兆民甚恠所以心
懽稱善靡不悅豫車馳人犇䎌塡塞
路墓䰟曰吾獲爲沙門虛靖之行不
亦善乎意始如之帝釋即化爲蓮池
樹木非世所覩即去衆寶衣化爲袈
裟王到已太子五體投地稽首如礼
王即就坐聞其言聲光影威靈三儀
爲動王喜諭曰吾有尒来舉國敬愛
當嗣天位爲民父母對曰惟願大王
哀採微言吾昔嘗爲斯國王名曰須
念慶國臨民二十五年身奉十善育
民以慈鞭杖衆兵都息不行囹圄無
繫因路无怨嗟聲恵施流布潤无不
周但以出遊翼從其衆導臣馳除黎
庶惶懼終入太山燒煑割裂積六萬
年求死不得呼嗟無救當尒之時内

年求死不得呼嗟無救當尒之時內

有九親表有臣民資財億載衆樂无
極寧知吾入太山地獄燒煮衆痛無
極之苦乎生存之榮妻子臣民孰能
分取諸苦去乎惟彼諸毒其為无量
每壹憶之心怛骨楚身為虛汗毛為
寒竪言徃禍來映追影尋身雖欲發言
縮舌都欲無言始十三年而妖導師
懼復獲各太山之苦難可再更是以
令王生埋吾懼大王獲太山之各勢
復一言耳今欲為沙門守無欲之行
覩衆禍之門不復為王矣願无悋焉
王曰尒為令君行高德尊率民以道
過猶系髮非人所憶以之獲罪酷裂
乃如之耶如吾今為人主從心所欲
不奉正法終當何之乎即聽學道三
還治國以正不邪遂致豊樂墓魄即
自練情絕欲志進道真遂至得佛廣
說影摸極濟衆生以至滅度佛告諸
比丘時墓魄者吾身是也父王者今
白淨王是也母者吾母今舍妙是也
夫榮色邪樂者燒身之鑪矣清淨澹
泊無患之家矣若欲免難離罪者无
天佛教也為道雖苦猶勝處夫三塗

天佛教也為道雖苦猶勝處夫三塗
為人即遠貪窶不處八難矣學道之
志當如佛行也欲獲緣一覺應真滅
度者取之可得佛說經竟諸沙門莫

不歡喜稽首作礼

弥蘭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時諸沙門閑居深惟世人習邪
樂欲自始至終無猒五樂者何謂五
樂眼色耳聲鼻香口味身細滑夫斯
五欲至其命終豈有猒者乎日中之
後俱詣佛所稽首佛足退立白言吾
等世尊惟世愚者惑于五欲至厥命
終豈有猒者不佛告之曰覩世無足
於彼五樂矣昔有五百商人入海採
利中有智者名曰弥蘭為衆師御海
有神魚其名摩竭觸敗其舩衆皆喪
身弥蘭騎板僅而獲免風漂附岸地
名鼻摩登岸周旋疲自蘇息覩一小
徑尋之而進遇見銀城樹木茂盛間
有浴池周旋四表甘水遶之有四美
人容齊天女奉迎之曰經涉巨海厥
勞多矣善賀吉臻今斯銀城其中衆

寶黃金白銀水精琉璃珊瑚虎珀車

寶黄金白銀水精琉璃珊瑚虎珀車
璖為殿妾等四女給仁使役晩息夙
興惟命所之願無他遊弥蘭入城昇
七寶殿懽娯從欲願无不有處中千
餘年弥蘭惟曰斯諸玉女不令吾邁
其有縁乎伺四女寢竊疾亡去遥覩
金城有八玉女迎辭如上玉女華容
又踰四人城中寶殿名曰肩末明月
真珠諸寶踰前壽數千万歳又疑八
女不令吾邁其有由乎伺其卧出竊
疾亡去又覩水精城有十六玉女出
迎之矣其辭如上要將入城昇七寶
殿城殿衆寶玉女光華踰前居中歳
數又數千万意不猒足又伺諸女卧
出亡去復覩琉璃寶城光曜奕奕有
三十二女出迎跪拜虔辭如上要請
入城昇七寶殿殿名欝單其中衆寶
伎樂甘食女色踰前處中久長年數
如上又伺諸女卧出亡去遥覩鐵城
莫無迎者弥蘭惟曰銀城四女金城
有八水精十六琉璃三十二玉女光
世修虔相迎令不迎者將以貴故乎
周城一帀有鬼開門弥蘭入城即見
其鬼鬼名俱引鐵輪炯燃走其頭上

其鬼名俱引鐵輪烔燃走其頭上
守罪人鬼取彼頭輪著弥蘭頭上腦
流身燋弥蘭流涙曰四之八自八
之十六自十六之三十二處榮肩末
殿欝單殿吾以无足之行故獲斯矣
何當離斯患乎守鬼荅曰其年之數
如子來久子免斯殃矣火輪處弥蘭
頭上六億歲乃免之矣佛語諸沙門
弥蘭者吾身是也所以然者未奉三
尊時愚惑信邪毋沐浴著新衣卧吾
蹈毋首故太山以火輪轢其首耳又
嘗以四月八日持八關齋中心歡喜
故獲寶城壽命巨億所願從心无求
不獲覩世無足惟得道乃止耳佛告
諸沙門弥蘭出太山獄閉心三悪絶
口四刃撿身三尤孝順父毋親奉三
尊戴戒戒為冠服戒為衣懐戒為糧味
戒為餚食息坐行不忘佛戒蹈歩之
間以戒徳成自致為佛凡人之行不
孝於親不尊奉師吾覩其後自招重
罪弥蘭其類乎夫為悪禍追猶影尋
身絶邪崇真衆禍自滅矣佛説經竟
諸沙門歡喜作礼

頂生聖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是時阿難閑居深惟衆生自始
至終猒五欲者尠過日中後至向佛
所稽首畢退白言唯世尊吾閑坐深
惟衆生知足者尠不猒五欲者衆世
尊歎曰善哉善哉如尒之云所以然
者往古有王名曰頂生東西南北靡
不臣屬王有七寶飛金轉輪力白象
紺色馬明月珠玉女妻聖輔臣典兵
臣王斯七寶覩世希有又有千子端
正姸雅聡明慱智天下稱聖猛力伏
衆有如師子也王旣聖且仁普天樂
屬壽有億數王意存曰吾有拘耶尼
一天下地縱廣三十二万里黎庶熾
盛五穀豊沃比門巨冨世所希有吾
國兼焉雖其然者願彼皇乹雨金銀
錢七日七夜惠吾若玆不亦善乎天
從其願下二寶錢滿其境界天寶之
明奕奕曜國王喜無量天下幷賀日
與羣臣歡喜相樂民皆稱善獲无極
樂數千万歳王又念曰吾有西土三
十二万里七寶之榮千子光國天雨
寶錢世未甞有雖其然者吾聞南方

寶鈔世未嘗有雖其然者吾聞南方

有閻浮提地廣長二十八万里黎庶
衆多靡求不獲吾得彼土不亦快乎
王意始存金輪南向七寶四兵輕舉
飛行俱到其土彼王臣民靡不喜從

其土君民終日欣[illegible]教化年數
如上王又念曰吾有西土今獲南土
天人衆寶何求不有今聞東方弗于
逮土三十六万里其土君民寶穀諸
珎無願不有吾獲其土不亦快乎口
始云尒金輪東向七寶四兵飛行俱
至君臣黎庶靡不樂屬又以正法仁
化君民年數如上比門懐徳王又念
曰吾有西土南土東土天人衆寶无
珎不有今聞北方鬱單曰土吾獲王
之不亦善乎開口言竟金輪北向七
寶四兵俱飛如前始[illegible]其界遥覩地
青如翠羽色王曰尒等覩青地乎對
曰見之曰斯鬱單曰地又覩白地曰
覩之曰斯成擣稻米尒等食之又覩
諸寶樹衆軟妙衣臂釧指環瓔珞衆
奇皆懸著樹曰覩之乎對曰唯然曰
尒等服之王治以仁化民以恕居彼
年久其數如上又生意曰吾有三天

下令獲北方四十万里意欲昇忉利
天之帝釋所王意始然金輪上向七
寶四兵飛行昇天入帝釋宮釋覲王
来欣迎之曰數眼高名久欲相見翔
慈快乎執手共坐以半座坐之王左
右顧視覩天宮殿黃金白銀水精琉
璃珊瑚虎珀車渠真珠以為宮殿覩
之心欣即又念曰吾有四國寶錢无
數斯榮難云令天帝殞吾處其位不
亦上願乎惡念興而神足滅釋還之
故宮即獲重病輔臣問曰天王疾篤
若在不諱將有遺命乎王曰如有問
王何以喪身荅如所覩以貪獲病遂
致喪身夫貪残命之刃亡國之基也
去三尊處三塗靡不由之戒後来嗣
以貪癡火燒身之本也慎无貪矣夫
榮尊者其禍高矣寶多者其怨衆矣
王終後嗣誦其貪戒傳世為寶四天
下民尊其仁化奉三尊行十善以為
治法遂致永福世尊曰覲世尠能去
榮貴捐五欲者惟獲溝港頻来不還
應儀緣一覺無上正真道寂正覺道
法御天人師能絶之耳飛行皇帝所

法御天人師能絕之耳飛行皇帝所

以存即獲願不違心者宿命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所致不空
獲也頂生王者吾身是也佛說經竟
阿難歡喜為佛作礼

普明王經

聞如是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佛告諸比丘昔者菩薩為大國
王名曰普明慈惠光被十方歌懿民
願其休猶慈子之寧親也隣國有王
治法以正力如師子走攫飛鳥宰人
亡肉晨犇市索路覩新屍取之為肴
味兼畜肉後日為饌甘不如焉王責
太官宰人歸誠叩頭首之王心恧然
曰人肉甘乎默敕宰人以斯為常世
尊曰夫厚於味者即仁道薄仁道薄
者豺狼心興夫為狼苟貪肉味而賊
物命故天下讎焉宰人承命默行煞
人以供王欲臣民噭噭哀聞尋賊王
曰宜然審告宰人曰慎之哉有司獲
之賊曰王命尒矣羣臣諫曰臣聞王
者為德仁法帝精明則日月濟等后
土潤齊乾坤含懷眾生則若虛空尒
乃可為天下王耳若違仁從殘即豺

乃可為天下王耳若違仁從殘即豺
狼之類矣去明就闇瞽者之疇矣替
濟自没即坏舟之等矣釋潤崇枯即
火旱之喪矣背空向窒即石人之心
也矣夫狼殘瞽闇坏没火燒石人之
操不可為宰人之監豈可為天下王
耶若崇上德即昌好殘賊則亡二義
藏否惟王何之王曰孩童絕湩其可
乎曰不可王曰余如之矣羣臣僉曰
豺狼不可育無道不可君臣民齊心
同聲逐焉王奔入山覩見神樹稽首
辭曰令余反國貢神百王誓畢即行
伺諸王出突衆取之猶鷹鷂之攫鸞
雀執九十九王樹神人現顏華非凡
謂阿羣曰尒為無道以喪王榮今復
為无酷將欲何望乎阿羣前趣之忽
然不現時普明王出察民苦樂道逢
梵志梵志曰大王還宮吾欲有言王
曰昨命當出信言難違道士進坐吾
旋在今遂出為阿羣所獲投之樹下
王曰不懼喪身恨毀吾信耳阿羣曰
何謂耶王具說道士見已之誓願一
覩之受其重戒尠寶貢焉旋死不恨
阿羣放之還覩道士躬敷高座道士

昇座即說偈言
刧數終訖　乹坤烔然　須弥巨海
都為灰煬　天龍福盡　于中凋喪
二儀尚殞　國有何常　生老病死
輪轉无際　事與願違　憂悲為宫
欲深禍高　瘡疣無外　三界都苦
國有何賴　有本自无　因緣成諸
盛者必衰　實者必虛　衆生蠢蠢
都緣幻居　聲響俱空　國土亦如
識神無形　駕乘四蛇　無明寶養
以為樂車　形無常主　神无常家
三界皆幻　豈有國耶
受偈畢即貢金錢万二千梵志重誡
之曰今存四非常其禍必滅矣王曰
𦔳諾不敢替明誡即至樹所舍笑且
行阿羣臣命危在今何欣且笑荅曰
世尊之言三界希聞吾今懷之何國
命之可惜乎阿羣媚曰願聞尊教王
即以四偈授之驚喜𩔖曰巍巍世尊
陳四非常夫不聞覩所謂悖狂即解
百王各令還國阿羣悔過自新依樹
為居日存四偈命終神遷為王太子
納妻不男王重憂之因慕國女化之

納妻不男王重憂之因慕國女化之
令男後遂姝蕩不從真道王恚之焉
磔著四衢命行人日以推碩首苟辱
之矣適九十九人而太子薨魂靈變
化輪轉無已值佛在世生舍衛國早
喪其父孤與母居事梵志道性篤言
信勇力擘象師愛友敬遐迹稱賢師
每周旋輙委以居師妻懷嬖援其手
婬辭誘之阿羣辭曰九世者友男吾
父之女吾母焉豈況師之所敬乎燒
身可從斯亂不敢順矣師妻恚然退
思為變瞀婦婦曰子歎彼賢足照子
否矣具為其過女姝似真梵志信矣
師告阿羣尒欲仙乎對曰唯然曰尒
煞百人斬取其指令獲神仙奉命携
劍逢人輙煞獲九十九人指衆犇國
震覲母欣曰母至數足吾今仙矣佛
念邪道惑衆普天斯疇也化為沙門
在其前步曰人數足矣追後不屬曰
沙門可止荅曰吾止久矣惟尒不焉
曰止義云何荅曰吾惡都止尒惡熾
矣阿羣心開霍如雲除五體投地頓
首悔過叉手尋從將還精舍即為沙
門佛為說宿行現四非常得溝港道

退于樹下閉目叉手練去餘垢進取
無著王召軍師戰士數万尋捕妖賊
未知所之道過佛所曰王自何來身
蒙塵土對曰國有妖賊煞無過民今
尋捕之世尊告曰夫民先修德而退
崇邪治國之政其法何之對曰先貴
後賤正法治之若夫先戴犢心退懷
聖德正法何之對曰先賤後貴正法
償之曰賊已釋邪崇真今為沙門矣
王歎曰善哉如来無所著正真道冣
正覺道法御天人師神妙上化乃至
于茲乎始為豺狼今為天仁稽首足
下又重歎曰斯化奇矣願一覩之世
尊曰可王逮官屬造之而曰上德賢
者可一開眼相面乎如斯三矣荅曰
吾之眼睛耀射難當王稽首曰明日
設微饌願一顧眄荅曰於俞吾往於
殿則不至惟命還則裂俞掘其地則
新之樟梓柟材為之柱梁香湯沃地
栴檀蘇合欝金諸香和之為泥裀蜀
雜繒以為座席彫文刻鏤衆寶為好
煒煒煌煌有踰殿堂明日王身捧香
鑪迎之阿羣就座王褰衣膝行供養

鑪迎之阿羣就座王褰衣膝行供養

訖畢即說經曰廁前日之汙豈可於
飯乎對曰不可曰今可乎曰可矣阿
羣曰吾未覩佛時事彼妖蠱心存口
言身行諸邪邪道穢化其為臭汙甚
彼溷矣屎汙可洗穢染難除賴蒙宿
祚生值佛世沐浴清化去臭懷香內
外清淨猶天真珠夫不覩佛不知四
非常者觀其志趣猶狂者醉之以酒
矣不覩賢衆而依十惡者其與犲狼
共檻乎王曰善哉奇乎佛之至化乃
令廁臭化為栴檀矣說經竟即遍歷
市聞有婦人逆產者命在呼吸還如
事啓佛佛言尒往為其產阿羣悉然世
尊曰尒望產云吾自生來慈向衆生
潤濟乾坤者尒母子俱全矣受教而
往至宣佛恩母子俱生退還尋塗疑
已有煞人之酷而云普慈稽首質焉
佛告阿羣凡人心開受道之曰可謂
始生者也不覩三尊未受重戒猶兒
處胎雖其有目將亦何觀有耳何聞
故曰未生也阿羣心開即得應真道
佛告諸比丘昔時普明者吾身是也
吾前世授之四偈一活百王令令得

佛告諸比丘昔時普明者吾身是也
吾前世授之四偈一活百王令得

道不受重罪矣阿羣宿命嘗為比丘
貧米一斛送着寺中上作刀一枚歡
喜歎尊稽首而去負米獲多力上刀
獲多寶歡喜獲端正歎尊獲為王作
礼故為國人所拜九十九人确其首
遂至喪身故煞前然而斬其指後人
欲确見其巳喪又覩沙門更有慈心
後人即其母始有惡意故阿羣始意
亦惡覩沙門更慈故見佛即孝種淳
得淳種雜得雜善惡巳施禍福尋之
影追響應皆有所由非徒自然也比
丘願言令汝逢佛得道如願獲焉供
養三尊有若系駿沙門以慈呪願施
者言如其言得万無一失菩薩執志
度無極行持戒如是

六度集經卷第四